

文獻叢編



文獻叢編



文獻叢編第七輯目錄

清高宗（乾隆）是一是二圖

清高宗（乾隆）薰風琴韻圖

雍正朝文字獄范世傑呈詞案

年羹堯奏摺續

醇親王奕譞致軍機處尺牘

違礙書籍單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江蘇巡撫楊魁續繳

范世傑呈詞案

福建學政戴瀚摺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提督福建學政臣戴瀚謹奏爲據呈密奏事臣於七月內由漳州府歲考事竣巡試汀州府行至上杭縣地方有上杭縣童生范世傑攔路投遞呈詞臣以學政定例途中公文呈詞概不收受以杜請託等弊因再三曉諭令其於放告之期再投至期范世傑將呈投進臣細加閱看見呈內以頌揚皇上聖德斥責曾靜之悖逆爲名雜引經傳並其自撰之說累至數千餘言語多浮誕支離有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竟以孟子自比又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竟以武王自比尤可異者呈內又云三兄有撫馭之才讓位於聖君三揖三讓而後升堂踐天子位焉等語臣伏思聖祖仁皇帝深惟宗社萬年之計付託大業於我皇上皇上繼登寶位率土蒙庥授受之際正大光明萬世共仰今世傑乃云三兄讓位及三揖三讓等語鑿空杜撰不知何所從來臣隨傳問范世傑你呈內云三兄讓位的話有何憑據呢供我也不

知道聽見城裏人人都是恁說的又問你說的三兄是何名號是何爵位現在何處如何有撫馭之才呢供我不知道又問這是無影之談你寫入呈內就是造作流言惑衆了你若遇有奸匪之人將此事誑惑於你你可實將其人說出則罪有所歸供實在沒有遇甚麼人只是人人都恁樣講我就寫入呈詞了又問你曾在觀風整俗使衙門遞呈如何又無此等話說呢供前日在觀風整俗使衙門所具之呈是我自己做的文字這一呈是用經傳成語湊合而成所以不一樣問你呈內云觀風整俗使批忠愛之心可嘉許以代題你該在家靜候如何又來具呈供忠愛之心可嘉是觀風整俗使批示出牌的那代題的話批內沒有是衙門人役口傳吩咐的問雍正六年十一月內奉頒發上諭一道內中宣示皇上繼統登極之事甚爲著明你可曾見過麼供見過的問你既見過上諭就該知道這三兄讓位的事是無影響的了你如何又捏造這些話出來無供又問你既遞呈也該候批呈內云飄然而去往六部衙門投告是何意見呢供只是小的家寒問你說家寒難道你具呈頌聖原爲僥倖求利名而起見

嗎這就不是忠愛之誠心了無供臣隨咨查觀風整俗使衙門是否曾將范世傑之呈批准代題據福建觀風整俗使臣劉師恕咨覆原呈曾批有忠愛之心可嘉六字是實並無代題字樣係范世傑捏造希圖僥倖等因到臣臣伏思我皇上至德覃敷仁恩曾被如天覆地載無所不周薄海內外之臣民安全康阜悉極瞻依愛戴之誠謳歌感頌固爲尊君親上之常分但凡屬臣民果曉然於天經地義鼓舞歡欣則所爲頌揚之詞自當據實敷陳直抒忱悃效古者擊壤鼓腹之遺風雖文詞質樸無華乃益見盛世良民敦龐淳厚之意今范世傑託名以斥責曾靜頌揚聖德爲詞而呈內乃將毫無影響之談鑿空杜撰肆爲虛誣又以孟子武王自比又以家寒希圖僥倖爲心則是狂誕傾邪實乃造作流言法所不容之奸類臣又密加察訪范世傑原充上杭縣衙門貼寫書辦因舞弊責革冒稱幼童據此是范世傑原非守分之人經臣委曲詳問三兄讓位等語之所自來而范世傑堅不肯供則此等流言即係世傑自撰抑或聽信訛傳多事宣播均未可定除將范世傑押交上杭縣收管毋許遠颺外臣不敢擅便

理合奏明請旨飭交督撫確審捏造流言之實情按律究擬以懲誣妄抑臣更有請者聞省惡俗每遇人命重案多將正犯諱匿先擇身家殷實之人任意指扳迫嚇詐慾飽始將正犯供出今范世傑捏造流言之情節若但行交地方官審問或恐累及無辜轉若奸徒得以驚嚇愚民臣以爲此案審理之處須督撫設法密訊方得確情是否有當出自皇上鴻恩謹將范世傑原呈一併密封進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施行臣謹奏

硃批是此事汝會同督撫密訊確情奏聞所奏甚屬可嘉地方大員果一一將此等事槩不隱匿消滅此等棍徒匪類何患不盡淨也但覽其呈詞乃一不安分希僥倖之小人亦無甚悖逆不法之意究問得情則已非鋪張澈底之事將此諭亦令督撫知之

范世傑原呈

沐恩上杭縣童生范世傑述聖經以贊帝君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邪說暴行有作淫辭知其所陷以彰有德天下大悅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曾靜何人也服正之服誦正之言行正之行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蓋有不知而作之者胡然而謗興忽然而毀至而乃有此逆天悖命越禮犯分之言不孝不弟弑兄屠弟酗酒好色貪財嗜殺之謂哉噫是誠何心哉毋乃好事者爲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或曰非人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君子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此亦妄人也已矣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是周公所膺也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是故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則放之何也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聖君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秉一心備萬物統四端兼萬善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游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由其內而言之則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自其外而言之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合內外之道也所以在天爲元亨利貞在君爲仁義禮智舉夫元爲善之長亨

爲嘉之會利爲義之和貞爲事之幹則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有是四端之大德則萬物皆備於我君矣故大德者必受命今聖君仁心仁聞而民皆被其澤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且人惡之邇自大清以來至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歷位八十餘年天下熙雍風動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歷年多施澤於民久父作子述不顯不承咸以正無缺我聖君未登位時以子道盡之事父母能竭其力以臣道盡之事君能致其身盡孝之道何其至也盡忠之道何其誠也非賢賢易色安能如此之竭力致身者乎及是時傳賢傳子三兄有撫馭之才欽遵父命讓弟居之而聖君不敢自以爲是三揖三讓而後升堂踐天子位焉敬兄之禮抑何恭也且兄弟旣翕和樂且耽濟濟多士衆皆悅之雍容揖遜乃如此吾想仁君之於衆昆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爲侯爲王富貴之也待衆昆弟之道又何其隆也所以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已孝且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聖主守成

祖制在位八年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無遺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作之君作之師寵之四方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申之以孝悌之義飭行朔望誥誡諭通天下在在皆然由是觀之行仁政民之悅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聖君爲政以德蓋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旣以德爲本則必以財爲末所以近年來蠲免錢糧於各省等處數百萬即行捐納例銀以天下之財還爲天下用之非以財爲末乎且崇儒重道加增進舉士子尊賢育才取士必得俊傑在位非以德爲本乎從孝弟以推其內本外末之意好賢易色之心又何有謀父逼母弑兄屠弟好色貪財之謗哉審是焉可誣也天下九州四海之廣莫不仰之若父母矣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率天下之人訓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即孟子所云定于一者也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令聖君定於一者也則無嗜殺也可知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聖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猶是夫子之忠恕也亦猶是夫子之一貫也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又曰

不爲酒困聖君即夫子也則無酗酒也更可知矣靜何人斯無以爲也聖君不可毀也果有此毀是可忍也必不忠也是無義也必不仁也是無禮也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得無罪所謂殺之而不怨聖君曰士憎茲多口彼哉曾靜訕言何足介其懷姑舍是而不愠浩浩乎聖德哉蕩蕩乎聖量哉赦過宥罪恩免自新誠曾靜不幸中之一幸耳實生民未有如聖君包涵之大度也正謂王朝惟辟遂稱惟皇之建極實能容之可比擬於西方之美人重華協帝動上蒼而感有苗鳳來儀而集慶雲然鳳凰何自而來哉蓋曰曾靜陷此逆誣之罪斷無毫釐可赦之理今得聖主密佈慈雲統天惠露予曾靜自新革薄從忠之路所以天降文明以彰聖德之光輝以符王朝之美利如吾前詞所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者信非溢美耳蓋上世豈無聖主如雲如日謳歌遍草聖恭己南面無爲而治當今之世舍聖主其誰與歸天下有道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非能明德新民以止與至善者昌以臻此哉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吾爲君也頌之又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吾爲詠之嗟乎予生也晚不

獲遊黃農虞夏之代以親覲其休風猶幸生於聖朝有道文明之治以遊舒長
化日之下遐想其功烈天下最難得者而得之黃河見諸澄清日人世所罕覲
者而覲之五色祥雲獻兩間非惟德動天而有若是之炳著者哉豈人力之所
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聖君先知稼穡之艱難遍
立天下先農壇春祈秋報無日不欲與百姓共飽煖也聖道正際昌隆天下於
斯爲盛是以黃農雖沒而未沒虞夏未存而若存矣嗚呼螻一介微士偏長薄
技不敢輕試引聖賢之言放邪說之論著聖君之道徒修于家莫能獻廷何由
仰望聖主之知無壅於上聞雖赴部堂投呈其心實有輾轉難安痛苦若二人之
仇設非時值歲考賓興大典螻徑飄然而去六部投呈矣欣逢欽命學院大老
爺福曜臨杭紫星高照文章師表禮學名臣械樸作人末才不棄使人也器之
無求全而拘小德發潛德幽光幸托鍾期已遇況明揚側陋古道猶存躬逢明
良之會正吾儕小民得以抒其悃忱酬君恩于萬一彼多口馱舌之輩常抵掌
而誚螻狂夫俗子螻不解其此言胡爲而譏讀書之謂何尊君親上之何義也

書云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又曷以故今俟欽命學憲大老爺考畢俯聽教育之下恩全末才奔赴京都投遞沛然莫之能禦也或曰王畿路遙關山難越只心中抱恨輕千里而前往秉忠黜奸敢負忘家致身假令俯仰從人安能匡時砥俗步趨狗衆豈得追風三代所以尊君念重無求苟安于生倫屬血氣不忍昧乎親上是以勿二勿三之念早已盟諸夙夜慷慨激烈之懷竟有百折不回故曰敢昭告於皇皇后帝以陳于王前聊敬以奏焉欽命督學院大閣士大文宗大老爺臺前施行雍正八年八月日沐恩上杭縣童生范世傑稽首頓首叩送

福建總督劉世明巡撫趙國麟學政戴瀚摺

總督福建臣劉世明巡撫福建臣趙國麟福建學政臣戴瀚謹奏爲遵旨密訊事竊查雍正八年十一月內提督福建學政臣戴瀚具摺奏稱云云

見前戴瀚摺

于雍正九年二月內學政臣戴瀚考校延平府齋摺家人回閩捧到硃批是此事汝會同督撫密訊確情奏聞所奏甚屬可嘉地方大員果一一將此等事概

不隱匿消滅此等棍徒匪類何患不盡淨也但覽其呈詞乃一不安分希僥倖之小人亦無甚悖逆不法之意究問得情則已非鋪張徹底之事將此諭亦令督撫知之欽此當即密咨總督臣劉世明巡撫臣趙國麟密行上抗縣提解范世傑至省臣戴瀚於五月內考校上府事竣回省隨會同督臣劉世明撫臣趙國麟提范世傑於總督衙門密問你是上杭縣人麼今年有多少年紀了訪聞你是縣裏貼寫書辦怎麼冒作童生呢供小的是上杭縣人今年實在二十三歲了一向讀書因不能上進尙在考童生那縣裏做書辦的是小的叔子范上達又問你呈內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以孟子自居是何說呢又供小的庸稚無識因生在聖君之世不敢不尊重聖君聞得曾靜肆謗心中忿怒不過在臺前遞呈欲思頌揚至於呈內說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何敢以孟子自居只是小的不通文理用謬了此二句伏乞敕全又問你呈內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這一人何所指呢若說一人是曾靜則曾靜乃罪大惡禽獸不如之人豈可以商紂曾有天下者相比若以你之貶斥曾靜之衡行爲恥則是

你以武王自比了又供小的呈內一人衡行於天下這一人指曾靜武王恥之
這武王比萬歲總因小的年輕無知引書來是借他的意思相比見得商紂一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尙且恥之何況曾靜誣謗及於萬歲賢於堯舜古今無雙
之主其罪更甚的意思今蒙垂訊總是小的未曾想到那地位上來又問你呈
內云三兄有撫馭之才欽遵父命讓弟居之聖君不自以爲是三揖讓而後後
升堂踐天子位焉等語這三兄確是何等樣人如何見得有撫馭之才如何知
道有讓位之舉又如何曉得有三揖三讓之事呢又供小的住在山陬海澨之
間淺見寡聞此一段總是稱頌萬歲至德的意思至於呈內云三兄有撫馭之
才等語說三兄者是因前年聽見城裏人傳說萬歲孝弟之盛德邁越古今又
聞皇上序居第四因此小的推想起來該有三個兄若說撫馭之才見得三兄
小有才非比萬歲聰明天縱者同日語也欽遵父命讓弟居之見得聖祖皇帝
傳位及於聖君即傳賢傳子之意所以欽遵父命不敢有異言況萬歲道隆德
盛出類拔萃故退讓未遑三揖三讓者總是想萬歲德愈盛而心愈下的光景

又問你說三兄有撫馭之才是可以治天下的了又何以有讓弟居之的事情呢又供小的只想三兄俱是聖祖皇帝之子天家的龍子龍孫自然都該是賢才了若說撫馭二字是可以治天下小的年輕不識不知用錯了是實又問你呈內明言三兄讓位的話豈是憑空造得來的你必定聽得甚麼人說這三兄有撫馭之才是何爵位是何名號是何等謀略作用能治天下你先在汀州時供係聽見城裏人說的你可將傳說這些話之人據實供出來又供小的並不知道有爵位名號謀略作用能治天下的事至於城內人人傳說三兄的話實亦不曾聽見甚麼人說只有小的叔子范上達回家曾言朝廷家有個三爺雖然有才乃是秉性兇暴做不得人君小的聽了記著遂用在呈詞之內了又問據你叔子范上達傳說不過云三兄雖然有才乃秉性兇暴做不得人君並沒有讓位之話這讓位的話還是你叔子說的還是人傳說的據實供來又供小的因聽見叔子傳說三爺有才只秉性兇暴的話就想這樣的人自然是做不得天下就該退讓了並不是叔子有說讓位的話總是小的推想光景文理不

通方有此說又問你呈內說聖君不自以爲是三揖三讓而後升堂踐天子位焉等語說得鑿鑿可據定是有人傳說你若供出傳說的奸匪之人來你不過是一時訛以傳訛罪有所歸你若執迷不說就要動刑了又供實是小的因思頌揚聖德表一點尊君親上的意思故推想說出並不是聽見有人說的不敢妄供又問你在汀州時供係聽見城裏人人都是恁說的又供係人人都恁樣說就寫入呈詞了是明明有傳說之人你供出來就可減罪若不供出就要來訊了又供小的總是聽見人人說萬歲第四併三兄有才只秉性兇暴小的即憑自己臆度推想寫入呈內並不曾遇著甚麼匪類之人聽說甚話來如有小的肯替他受刑不成求救全又問你是童生如果知尊君親上只該讀書守分如何沿途向學院遞呈又將觀風整俗使衙門所批並無代題字樣詐稱批准代題是何意見呢又供小的家貧讀書艱難有志不能上達因逢學院到時將頌君呈詞投遞想求引進的意思至於觀風使沒有批准代題字樣小的捏稱代題亦是借觀風使有嘉賞小的之批欲以款動學院或肯代題亦未可知故